

朱東潤 著

陳子龍及其時代



朱東潤著

陳子龍及其時代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子龍及其時代

朱東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华书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9.75 字數 243,0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1,500

統一書號: 10186-426 定價(七): 1.10元

自序

十四世紀的後期，由於中原民族的崛起，擊退了北來的貴族集團，中國重新得到繁榮和發展。領導這次運動的是朱元璋，歷史上稱爲明太祖，這是一位來自基層的勞動人民，他體會人民的疾苦，也理解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階級的暴行，因此在擊潰敵人和其他起義的人民領袖以後，制定統治方案的時候，確實做了一些於人民有益的事。但是統治者畢竟是統治者，無論他是來自豪門貴族或是尋常百姓，在他一旦掌握政權以後，他考慮的還是本身的利益。明代統治者的急速腐化墮落，並不比以前任何一個朝代好些，甚至還要更壞一些。

從十四世紀六十年代起直至十六世紀初期，明代的統治還勉強維持一個比較安定的局面，可是自此以後，出現了童昏無知的武宗、昏憤凶狠的世宗、不問國事的穆宗、貪得無厭的神宗，這個統治階級的基礎已經淘空，牠的崩潰是指日可待了。神宗時代的最初十年，由於他在幼年時期，國家大政全部落在大學士張居正手裏。居正大權在握，左右有若干趨炎附勢的人物，他的措施當然有不得其平的所在，但是由於他的努力，國勢基本上還是穩定的。可是居正一死，神宗的殘酷剝削成爲人民的大害，同時也挖空統治階層的基礎。神宗死後，繼承這個統治大權的是他的兒子光宗，光宗做了一

個月的皇帝死了，再由他的兒子熹宗接位。這兩位皇帝是識字不多的。在十七世紀前期，作為勞動人民，這個問題不大，可是他們都是皇帝，而當時的大臣之中，再也找不到一個張居正那樣的人物，整個政權的崩潰是勢所必至了。建州衛的動亂，努兒哈赤、皇太極的崛起，都不是意外的。熹宗逝世的時候，他的弟弟信王由檢繼承了這個帝位，這是後世所稱的思宗。

歷史是無情的，牠能培養人才，也能摧毀人才。當然，我們不是說歷史是有意識的起這樣的作，而是說在某個特定時期，人才得到很好的成長的環境，或是在某個特定時期，人才不但得不到培養而且會遭到壓抑或打擊。這是每個學習歷史的人所經常遇到的問題。當然，任何人沒有坐待時代支配的義務，但是在環境對他的成長不利的时候，即使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有時還會遇到打擊或挫傷。可是，一個有志之士，即使遇到不斷的挫折以後，決定不悲觀失望、灰頹喪氣，他得付出更大的努力，縱使遇到十次的失敗，他還得爭取第十一次的勝利。勝利不是必然的，是我們不能決定的，但是爭取勝利的決心是我們可以完全作主的。

陳子龍是怎樣的人物？我曾指出他的一生可以分爲三個階段。青少年時期他是一名文士，他的理想祇是考中舉人、進士。這不能說是沒有抱負，但是這樣的抱負也就很有限了，每三年就提拔四五百名進士，一名進士能爲人民貢獻些什麼呢？幸而在適當的機會，他結識了黃道周，這纔了解到還有一個爲國爲民的目標。這時子龍是一名志士了，他認識到必須把自己的力量貢獻給國家。一六四四年北京破了，在新舊政權接替未定的當中，關外的建州衛領導者闖進山海關，北京周圍五

百里的地面實現了「圈地」的制度，原來的居民都得搬遷，不及搬遷的或是承認外來統治者的都成為他們的順民。在這個大禍降臨的當中，南京的官僚和一些有志之士隨即建立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新政權，這就是後來的弘光帝。倘使南京政權的領導人物能結合各方的力量，共同抵抗建州衛的南侵，即使不能恢復中原，至少可以維持一個東晉或南宋的局面，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一年之後，南京政權垮了，外來的勢力一直迫進到長江以南。

子龍曾經參加南京政權的工作，在看到朝政混亂以後，他回到松江。他不是退隱，而是糾合地方人士準備給敵人一次打擊。南京政權垮台以後，要憑地方勢力擊退敵人，這是一個過份的估計，但是作為關士，他是不會計較成敗利鈍的。起義失敗以後，他聯系吳易，準備太湖起義。及至吳易過早地暴露目標，遇到又一次失敗，這時黃道周在福建建立了以唐王朱聿鍵為首的福建政權，這是後來的隆武帝。國勢進一步削弱了，但是子龍並不灰心，他一邊接受福建政權的領導，一邊也聯系浙東崛起的魯王朱以海，準備起義。作為關士，他得不斷地進行鬭爭，祇要成功有一綫的希望，真正的關士必然要從失敗中爭取勝利，甚至在成功的希望祇是泡影的時候，他也決不放棄鬭爭。子龍就是這樣的一位關士。

子龍是不是有缺點呢？他不是超人，不可能沒有缺點的。因為要忠實於傳記文學，我沒有權利把他寫成超人。他是時代中的人物，他的一生的經歷都和他的時代息息相關，因此我在這本作品當中，把他的時代寫得比較多一些，這樣的寫法，在國外是常見到的，不過在國內，由於數百年來八

股文字的傳統，可能有人認為離題太遠，因此我在書名中特別提到他的時代，表示我對於這個傳統的正視。至於文字方面的失誤，認識的不全面、不正確，以及其他種種的不合式的所在，統統希望讀者的指教，我在這裏謹致最誠懇的祈求。

一九八三年二月東潤自序於上海師友琅邪行館

目次

自序	1
第一章 出生的時代	1
第二章 時代的惡化	9
第三章 明朝走向崩潰的第一步	44
第四章 火花的綻發	64
第五章 從進士到推官	89
第六章 紹興府推官	133
第七章 許都的起義及其失敗	143
第八章 甲申的前夕	151
第九章 北京失守前後	175
第十章 建州軍隊的入關	193
第十一章 在朝五十日	201

第十二章	南京的陷落·····	二四三
------	------------	-----

第十三章	堅持鬭爭，永遠鬭爭·····	二六六
------	----------------	-----

第一章 出生的時代

陳子龍，明松江府華亭縣莘村人，字人中，更字卧子，號大樽。

關於子龍的祖籍，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他是青浦人。

明代的松江府，領縣三：華亭、上海、青浦，其中華亭是附郭縣。所以稱他為松江人，也是正確的。莘村在華亭縣的東北，接近青浦縣，稱他為青浦人，不能說沒有理由，但是正因為他在自撰《年譜》，稱為「宋南渡徙居華亭之莘村」，按名從主人之例，我們應當稱他為華亭人，但是因為一則華亭縣是松江府的附郭縣，二則現代的上海已經成為特別市，華亭縣改稱為松江縣，我們稱他為松江人，無論從明代的或是從近代的制度看，都是正確的。

在長江流域的東部，松江是一個名勝的地區。境內有九座名山：鳳皇山、庫公山、神山、佘山、薛山、機山、橫雲山、天馬山、小昆山。清代的吳偉業有九峯詩，特別提到機山，因為這是晉代文人陸機、陸雲的故里，他在詩中說起：

機山

蒹葭滿目雁何依，內史村邊弔陸機，豪士十年貪隱遯，通侯三世累輕肥，江山麗藻歸《文賦》，京洛浮沉付釣

磯，白袷未還青蓋遠，《辨亡》書在故園非。

陸機是貴族，陳子龍是平民，相去一千三百多年，他們之間是大體不相關的，但是他們之間有相關的一點。陸機是有名的文人，入洛以後爲河北大都督，參與晉代有名的八王之亂，及至軍敗見收，從容就死。陳子龍雖然不是貴族，但是在明代北京、南京相繼淪陷以後，他憑着愛國的氣節，始終不屈，直至隆武帝聿鍵在汀州失敗後，他爲敵人所獲，終於掣斷敵人的繩索，自沉以死，始終不受敵人的戮辱，他的文采固然不在陸機以下，而他的勇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給後人留下一個民族英雄的榜樣，較之陸機，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辨亡》書在故園非』這一首，可能是吳偉業入清以後的作品，更可能是他有感於子龍之死而作的憑弔。

子龍的高祖陳綬，曾祖陳鉞、祖父陳善謨都沒有做官，但家境是富裕的，在當地有一定的名望。當明代中期，倭寇沿海進犯，在他們進攻江南的當中，陳鉞引着家奴和佃夫二百餘人曾經給倭寇以相當的打擊。當時的兵備道任環提出要他做官，他堅決不幹，祇把一匹良馬獻給任環，作爲對知己的報答。倭寇的不斷進犯，固然是對中國人民的騷擾和禍害，但是也鍛煉了人民。當時的名將俞大猷、戚繼光、譚綸都在對倭戰爭中得到了鍛煉，當時有名的文人唐順之，在長江下游和倭寇角逐，多次地把他們擊敗；民間的壯士，也多次奮勇直前，驅逐倭寇。所以中國的一句古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確實說明了一定的道理。敵國外患，正是鍛煉人民、壯大人民的機會。

善謨的兒子所聞是從讀書起家的。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六一九）所聞成進士，那一年子龍年

十二歲。天啓元年(一六二一)所聞官刑部郎中，不久改工部郎中。對於神宗、光宗兩朝營建的陵墓，他曾參加工作，也獲得一定的重視。一六二一年的冬天，善謨去世，所聞奔喪南歸，從此以後，他不再參加政治活動。

神宗三十六年以後，建州——後來自稱滿洲——的努兒哈赤已經強大了，他的策略是西聯蒙古，東侵朝鮮，同時截斷明代和朝鮮交通的要道，作為進行侵略的張本。現代的看法，必須先有先進的文明，然後憑藉科學文化的先進知識，開闢強大的道路。在古代是不同的，祇要有高頭大馬，便可以一往直前地進行侵略，無論中國的歷史，或是西洋的歷史，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神宗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努兒哈赤發兵二萬進攻明邊，當時提出七大恨作為發兵攻明的理由。所謂七大恨，其實一半都是強辭奪理，但是侵略者當然說是言之成理的。清人自稱：「此兵非吾樂舉也，其餘小忿，不可憚述，陵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取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其死，歸順者勿輕加誅戮。」當然，這一切都是日後的粉飾之辭。努兒哈赤對於明朝的進攻，完全是以一個落後的部族對於一個文化較高的民族出擊的方式進行的。

在進攻當中，遇到一場大雨，努兒哈赤和他的長子代善說：「天上來了一場大雨，我想還是回兵好一些，你看怎樣？」

大貝勒代善說：「我們和明朝和好的日子已久，因為明朝無道，所以興兵。現在已經進達明朝的邊界，倘若退兵，我們和明朝的關係，是重修和好呢，還是互相仇視？軍隊已經開出很遠，要隱諱是

隱諱不了的，何況兵士都有禦雨的衣服，弓矢也有禦雨的裝備，下些雨本來是沒有關係的。大雨一降，明朝的將領必然認為我們不會進攻，因此下雨反而使我們可以出其不意，對於我們，倒是一件意外的好事。」

建州的進兵，把撫順作爲第一個目標，第一件事是爭取撫順游擊李永芳的投降。本來在明朝和建州的交涉中，李永芳是經常作爲中間人往來的，所以招降也就成爲順理成章的故事。努兒哈赤在去信中第一件提出的是明朝支援葉赫部落的事。葉赫本來也是關外的一個單位，和建州處在同等的地位，他們之間，有和好也有鬭爭，以鬭爭作爲主要的關係。努兒哈赤給李永芳的信中說：

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即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納爲婚媾。況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既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於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吾不能下，何用興師爲哉？失此不圖，悔無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教，致債事失機也。

從這一篇短短的招降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努兒哈赤對於明朝，即使發動攻勢，其實祇是小小的嘗試，事實也理當如此，因爲明朝是一個兩京、十三行省、連帶許多外藩的大國，無論牠是如

何腐化，還遠遠沒有暴露；努兒哈赤即使在那裏窺伺他的一些城市，其實還不敢發動規模較大的戰爭。其次，明朝即使到了後期，還保存着一定的威信，這和十七世紀四十年代以後有很大的不同。遊擊雖然全稱是遊擊將軍，他的部下很少超過五百人以上，努兒哈赤許下弘願，祇要他一旦歸降，便與滿洲一等大臣同列，這裏固然是他的權術，同時也見到他對於自己和明朝皇帝之間，還存在着一些差別。不僅如此，即使到了他的兒子皇太極的手裏依然如此。這和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和長白山脚下新造之邦兩者之間的比例是相稱的。所以這封招降書反映出建州的統治者對於自己國內的處境，還是有切實認識的。

李永芳得到招降書以後，果然具備冠帶，正式向建州投降，成為這次戰役中的第一個漢奸。不幸的是他並沒有得到一等大臣的待遇。這個責任不一定屬於努兒哈赤，因為虎豹和兔犬所訂的條約，虎豹是沒有履行的義務的，這是每個漢奸應當認識而又常常為他們所忽略的信約。

建州對於明朝不斷地侵襲，十年以後，明朝最後發動一枝龐大的軍隊東征。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兵部右侍郎楊鎬為經略，率領四路大軍出山海關。二月十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兵分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其北；杜松出撫順，攻其西；李如柏出清河、鴉鵲關，攻其南；劉綎出涼馬甸，攻其東南。建州的東西南北，都在明朝的大兵圍攻之下。此外還有廣寧的軍隊，遼陽的軍隊，和朝鮮元帥姜弘立的軍隊。在這幾路軍隊的大包圍之下，長白山下的建州軍隊是沒有希望的了。

但是軍事的勝敗，不是決定於參加作戰軍隊的多寡，而是決定於兩軍的士氣。老子說過：「兩軍

相遇，哀者勝矣。『這是說在兩軍相遇之時，抱定必死的決心，沒有絲毫的僥倖心理的，最後終能獲得決定的勝利。這一次明王朝和建州的作戰，正證實了這一條鐵的規律。』

杜松是一位有名的戰將，出撫順，越五嶺關，直抵渾河。天漸漸地暗淡下來，隨軍人員提議在此過夜。杜松不聽，他看到水面上有幾十條船攔在那裏，水很淺，杜松拍着戰馬渡河。隨軍的將士請他被甲過江，杜將軍哈哈大笑，他說：『披了鐵甲打仗，那算什麼！我杜松少年從軍，現在老了，還不知道鐵甲的分量。』他進軍了，連克二寨，次日進二道關，建州的伏兵全部發動，大約三萬人。杜松打了一仗血戰，正準備上山，山林中的伏兵大起，又展開了一次血戰。天漸漸地黑下來了，東營的大部軍隊因爲早先被敵人阻遏的渾河到此發水，無法過河。這一晚杜松和他直屬的部下都在山林中戰死，第一路的大軍結束了。杜松是一個武人，他經常和人說：『杜松不識字，可是和那些識字的文官老爺們比起來，他們既愛錢，又怕死，是完全不同的。』杜松的一死，是這次出軍的第一個挫折，由於他的有勇無謀，進軍的路綫，完全暴露敵人的前面，不能不算失敗的主因。

杜松敗死，消息立刻傳到稗子谷的馬林，馬林壓不住，軍中大譁。第二天還沒有亮，大兵立即引退。經不起半路上建州兵的幾次襲擊，馬林和他的部下全部戰死。

劉綎可不同，他深入三百里，踏平了十五座寨子，殺敵三千。建州兵正在潰退之中，他們檢到了杜松的號箭，立即改了漢裝，送給劉綎，請他趕快進兵。劉綎和杜松同樣是大將，他說：『杜將軍那有給我號箭的道理！』奸細說：『杜將軍因事急，所以發了號箭。』劉綎究竟老練，他說：『我們不是約好

用號砲嗎？「那時在號砲方面，一切都還落後，一次號砲祇能傳達三里，因此奸細說：『杜將軍是這樣打算的，一次號砲，祇傳三里。現在相去五十里，那要化費多少時間，急不容緩，因此發了號箭，還望劉將軍多多原諒。』劉綎一聽，覺得言之有理，又惟恐被杜松搶了前功，因此擢兵大進，半路上遇到伏兵，全軍大敗，劉綎這一位六十老將，也中伏身死。

朝鮮兵長於火器，和滿洲兵打了一次大戰。可是風轉了，火器一時無從施展，他們也潰退了。

這時祇剩得李如柏的一枝軍隊還沒有遭到阻擊，可是經略楊鎬看到孤軍作戰免不了全軍覆沒的命運，因此命令李如柏從速撤軍。四路大軍進攻建州的計劃失敗了。明朝從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稱帝起到一六六一年朱由榔在雲南潰滅為止，前後二百九十四年，終於覆滅了。在敗亡的一階段中即使有了孫承宗、熊廷弼、袁崇煥，直到後來的李過、李來亨、瞿式耜、李定國這一大批愛國的文武領袖的努力終於失敗了。建州奴隸主貴族進入北京，掌握政權，他們也逐步地變了，奴隸主貴族政權和漢族的地主政權合流了。不過這個合流並不徹底，直到一九一一年滿清政權徹底失敗為止，他們還在全國重要地區設有駐防軍隊，這個防不是防國外侵略者對於中國的侵略，而是防漢民族的新崛起。同時一直到二十世紀之初，漢族的大臣在章奏中一概稱臣，而滿族大臣，無論地位多高，權勢多大，必須自稱奴才，偶然而時滿漢大臣聯名上奏，滿族大臣隨衆稱臣的也被特別指出，受到申斥。滿洲統治者直到放棄政權的前夕為止，始終沒有忘去他們汲汲維持的是奴隸主政權，漢族是奴隸，滿族也是奴隸，一切在這個政權統治之下的都是奴隸。

楊鎬四路大軍的潰敗是一個轉折點。經過這一次大戰，建州的勝利和明朝的潰敗已經指日可待了，可是江南松江府的一角，萬曆四十六年陳家的這位十一歲的孩子看到彗星橫掃天空，天下到處徵兵，他也懂得流淚，有時和長輩們談起，長輩們祇是笑着說：「孩子家懂得什麼？」

自從陳所聞成了進士以後，陳家的聲望在這小小的松江城內提高了，一般人更注意到子龍。子龍十二歲了，相貌骨格也逐步地長成，他的兩隻眼珠有些特別，一直是向上看着。按着明代流行的相法，這是一種不吉之相。景泰時期的吏部尚書王文就是這樣，當時有名的相法家袁天綱的兒子就說這是望刀相。後來英宗復辟，王文和于謙都死於刀下。子龍在滿清入關以後，起義失敗，為清兵捕獲，他不甘心為敵人所殺，躍入水中而死，清兵把他的頭割下來，懸挂在虎頭牌之下，這是後話。一個愛國志士，他的生是為國家為人民而生，他的死也是為國家為人民而死，這和他是不是長成了望刀眼或是曾不曾夢到要把人頭挂在虎頭牌之下是毫無關係的。